

李大钊诗浅释

四川人民出版社

I207.22/14

李大钊诗浅释

周红兴 李如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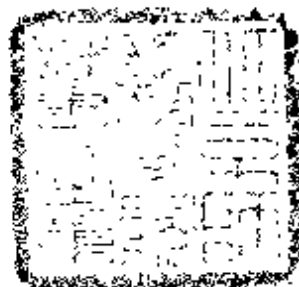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25190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成都



725190

封面设计：陈世五

李大钊诗浅释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3.25插页8字数42千

1979年5月第一版 1979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0册

书号：10118·163

定价：0.40元

李大钊同志于一九〇五年入永平府中学后的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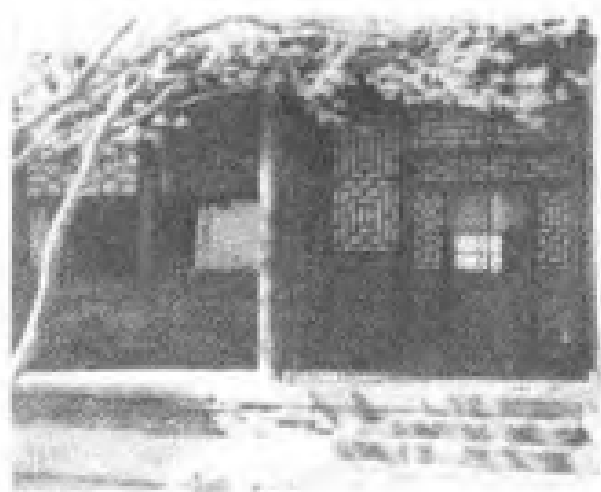


李大钊同志一九一四年二月留学日本期间，于东京的留影



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

李大钊同志诞生和童年生活的故家



北京石界马后街三十五号，
李大钊同志在北京的故居之一



五四运动时期的
李大钊同志

鐵肩擔道義
妙手著文章

李士奇

李大钊同志为友人写的对联手迹

國 空 孤 高 大 野

山中即景

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
絕無人迹處空山傳曉
泉
中聽青山外人
在
白雲內
雲飛人自返尚有青山在

李大剗同志《山中即景》诗手迹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反动军阀张作霖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仍将李大钊同志等二十人处以绞刑。这是李大钊同志壮烈牺牲前的遗像。两旁为同时殉难的张挹兰（女）路友于烈士

前 言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为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为了共产主义的宏伟理想，不但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热血和宝贵生命，而且还给我们留下三百五十多篇遗文。一九三三年五月，也就是李大钊同志殉难六周年的时候，鲁迅在为他的遗著——《守常全集》撰写题记时，曾深情地写下这样的文字：“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南腔北调集》）而他的诗歌，则是这“遗产”和“丰碑”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今保留下来的李大钊同志的诗歌，共有二十五首。其中旧体诗十九首，白话诗六首。旧体诗都是作于辛亥革命前夕至一九一七年之间。这段

时期，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有如昙花一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依然故我：外侮日逼，军阀混战，奸贼窃国，民不聊生。李大钊同志正象一些杰出的爱国志士一样，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劳神焦思，为改造黑暗的现实，唤起民众的觉醒而上下求索。这些旧体诗，正是他这种战斗的生活、思想和情感的艺术表现。诗中虽然偶尔也流露出欢快的情绪，但是，更多的则是愤怒的谴责、忧愁的泪水、深切的慨叹、奋飞的决心和友谊的策励。李大钊同志早年的一位朋友，当时在评价他的诗文时就曾说过：“同人之文，多拘挛法理糟粕之作，而君则振翰莘莘，发为感慨悲歌之篇，其造意树义，一以民生为念”，“伤世痛俗之辞，绵绵汨汨，所以箴贬曠蒙、鼓舞群伦者”，读之令人“感发兴起，颂声交至。”李大钊同志自己也曾把这些旧体诗统名之为“筑声剑影楼剩稿”。由此可以见出忧国忧民、爱国爱民、救国救民的思想是这些旧体诗的基本主题。同时，深邃的意境、严谨的格律、精工的语言、点化的故实，也形成了他那沉雄悲壮的诗风，表明了他对

古典诗歌深厚的修养。他的白话诗，都是写于五四前后。其中有五首是他在家乡附近的五峰山创作的，表现了作者对祖国壮丽山川的热爱，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以及他那广阔的襟怀和高尚的操守。另一首诗是为欢迎陈独秀出狱而作的，它集中地体现了作者英勇献身的无畏气概和对斗争前景的美好展望。这些清新隽永、谐美流畅的白话诗，可以毫无逊色地列入五四时期优秀作品之列，是新诗发展史上的可喜成果。总之，这些遗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高大英伟的形象和永不泯灭的革命精神。

当然，李大钊同志写的诗歌并不止这些。一九一九年夏天，他在五峰山时，还曾写过一首怀念友人郁嶷和天问的长诗。一九二四年，出国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前夕，他的爱女钟华病逝时，也曾写下一首长诗以志悼念之情。另外，据一同志回忆，他还亲眼见过李大钊同志的一本诗稿。可惜的是上述两首长诗已经失传，而这本诗稿也不知所向。因而，先烈遗留下来的每一首诗，每一行诗，都使我们更加珍视。

这些诗作，除《寄霍侣白》一首系出自原稿外，其他都曾发表于当年作者或他的友人主编的刊物，如《言治》月刊和季刊，《少年中国》和《新青年》上。解放后出版的《革命烈士诗抄》曾选录了六首；贾芝同志编辑的《李大钊诗文选集》收录了二十二首。《哭蒋卫平》（二首）、《欢迎独秀出狱》这三首诗，则从未收入诗集。本书这次将先烈的二十五首遗诗全部收录。

在伟大的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之际，在李大钊同志牺牲五十二周年和他的九十诞辰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完成了《李大钊诗浅释》的书稿，对这些遗诗的写作背景、诗文含义作了扼要的说明与疏解，对于难懂的词语和典故作了详细的注释，对一些诗的写作年代作了考证，对书刊上发表的这些遗诗中的许多错误作了校订。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工作，对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朋友们学习欣赏这些光辉的诗作提供一点帮助；也借以表达我们对李大钊同志无限缅怀和崇敬之情。

这二十五首诗基本上按时间顺序排列，写作

时间不明的，以发表时间为序。《吊圆明园故址》（二首）、《咏玉泉》、《太平洋舟中咏感》、《送别幼蘅》、《送别相无》、《复辟变后寄友人》这六首诗，原标题即现在诗前的小序，因其太长，这里仍沿用以往书刊所加的题目。

在浅释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访问和请教了胡华、贾芝、李星华、刘弄潮、彭明等同志，也得到许多朋友和单位的热情支持。特别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领导与编辑同志，对我们的写作给予了巨大的支持，殷切的鼓励和亲密的合作。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浅释工作一定存在不少缺点或错误，恳请专家和读者们批评指正。

周红兴 李如庵

一九七九年二月 北京

目 录

登楼杂感 二首	1
题蒋卫平遗像	9
哭蒋卫平 二首	13
吊圆明园故址 二首	20
咏玉泉	26
有 感	31
岁晚寄友 二首	33
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	39
太平洋舟中咏感	45
送别幼蘅	53
送别相无	57
寄霍侣白	61

筱舫、寿山将往阿尔泰，诗以赠之	64
前意未尽更赋一律	67
复辟变后寄友人	71
山中即景 二首	75
岭上的羊	79
山 峰	83
山中落雨	85
欢迎独秀出狱	87

登楼杂感 二首

一

感慨韶华似水流，
湖山对我不胜愁。
惊闻北塞驰胡马，
空著南冠泣楚囚。
家国十年多隐恨，
英雄千载几荒丘。
海天寥落闲云去，
泪洒西风独倚楼。

二

荆天棘地寄蜉蝣，
青鬓无端欲白头。
拊髀未提三尺剑，
逃形思放五湖舟。
久居燕市伤屠狗，
数觅郑商学贩牛。
一事无成嗟半老，
沉沉梦里度春秋。

这两首七言律诗作于一九〇八年，发表于一九一三年九月一日出版的《言治》月刊第四期。这是至今所能见到的李大钊同志最早的诗作。

一九〇七年，李大钊同志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当时，我国正处于腐败透顶的清王朝覆灭的前夕，反动当局一方面对不断入侵的沙俄等帝国主义卑躬屈膝，另一方面又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屠杀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党人。面对这黑暗现实，李大钊同志愤然写下了这两首登高咏怀之作，抒发他对国家积弱不振和饱经忧患的隐恨，以及为国建功立业的满腔激情。

第一首诗的前两句，写登楼时的心情：美好的年华有如不息的流水，一去不返，眼前的湖山勾引起我无限的哀愁。然而这绝非为个人而哀愁，三、四两句明确地揭示了这一点。“惊闻北塞驰胡马”，是写祖国大好河山遭受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空著南冠泣楚囚”，是借用楚臣钟仪做了郑国囚徒后始终不忘故国的故事，来表现作者因祖国和人民惨遭蹂躏而无限痛心。“家国十年多隐恨”，表现了诗人对反动当局统治下、半封建半殖民地

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英雄千载几荒丘”是说千百年来，多少英雄人物为祖国赴汤蹈火、英勇献身，而国家却被糟踏成这个样子，他们也会含恨九泉的。诗的最后两句，写诗人凭楼远眺，望着寥廓无垠的天海和片片逝去的流云，想着多难的祖国和人民，不禁潸然泪下，表现了他伤世痛俗的悲怆的心境。

第二首诗的前两句：诗人生活在荆天棘地的战乱年代，以蜉蝣的朝生暮死，比喻生命的短促；以黑发的无端转白，感慨年光的易逝。三、四两句，一方面是用三国时期刘备的髀肉复生、自叹久逸的故事，来表现作者为没有投身军旅、参加斗争而感到遗憾；另一方面又想如春秋时期范蠡那样，去放舟五湖，表现了自己对丑恶现实的无比憎恶。五、六两句，作者又引用了战国义士荆轲终日与燕市的狗屠之流醉饮酣歌的典实和以贩牛为业的郑商弦高巧退秦师的故事，来表现对自身虚度年华、无所作为的不满，以及渴求为国为民建立功业、作出贡献的迫切心情。正因为如此，诗的结末两句，诗人自谴自责，慨叹年近“半老”，

“一事无成”，有如在梦中度过一样。

这两首诗的基调，不是消极悲观，而是奋发进取，表现了李大钊同志立志改造旧中国的满腔热情。

〔韶华〕 时光，美好的年华。唐代白居易《写真》诗：“勿叹韶华子，俄成皤叟仙。”

〔不胜〕 不能承受。

〔南冠〕 楚冠。《左传·成公九年》：“楚子重侵陈以救郑。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縶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杜预注：“南冠，楚囚。”后因以南冠为囚犯的代称。唐代骆宾王《在狱咏蝉》诗：“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楚囚〕 本指楚国被俘的人。后用以比喻处境窘迫的人。唐代赵嘏《长安秋夕》诗：“鲈鱼正美不归去，空戴南冠学楚囚。”

〔隐恨〕 深恨。

〔荒丘〕 荒凉的无人照管的坟墓。

〔寥落〕 冷落；寂寞。唐代元稹《行宫》

诗：“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荆天棘地〕 指充满战乱和灾难的黑暗现实。

〔寄〕 依附；托身。

〔蜉蝣〕 虫名，成虫的生存期极短。有的仅数小时或一二日，长的约一周，一般是朝生暮死。这里喻人。因在永恒的大自然面前，人的生命显得极为短促。

〔青鬓〕 黑黑的头发，指人的青年时代。

〔无端〕 无缘无故。宋代朱熹《梦山中故人》诗：“故人祇在千巖里，桂树无端一夜秋。”

〔拊髀〕 拍屁股，表示叹息。《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表(刘表)疑其心，阴御之。”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备往荆州数年，尝于表坐起至厕，见髀里肉生，慨然流涕，还坐，表怪问备。备曰：‘吾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消；今不复骑，髀里肉生。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这里用以自叹久处安逸，思图有所作为。

〔三尺剑〕 《史记·高祖纪》：“高祖曰：

‘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唐代杜甫诗：“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

〔逃形〕 逃身。表示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

〔五湖舟〕 《国语》：“勾践灭吴，及至五湖，范蠡辞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复入国矣。’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戎昱诗：“日下未驰千里足，天涯徒泛五湖舟。”五湖，原意是泛指太湖流域一带所有的湖泊。近代一般以洞庭、鄱阳、太湖、巢湖、洪泽为五湖。

〔久居燕市伤屠狗〕 《史记·刺客列传》：“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这里用来指虚度光阴，无所作为。

〔郑商〕 指郑国爱国商人弦高。《左传·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敝

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且使遽告于郑。”大意是说：秦军侵郑，到了滑国。恰巧郑国的商人弦高要到周都城去做生意，遇上了他们。弦高就先用四张熟牛皮，随后又以十二头牛慰劳秦军，同时对秦军说：“我国国君听到你们行军路过我国，特意派我来慰劳你们。敝国物产不丰，如果你们在这里住下，就供给你们一天的粮草，如果你们想走，就准备一夜的警卫。”同时，弦高又派人急速回郑国报信。

〔嗟〕 感叹。

〔沉沉〕 深沉。唐代令狐楚《宫中乐》诗：“银台门已闭，仙漏夜沉沉。”

〔春秋〕 指岁月；光阴。唐代诗僧寒山诗：“倏尔过春秋，寂然无尘累。”

题蒋卫平遗像

斯人气尚雄，
江流自千古。
碧血几春花，
零泪一杯土。
不闻叱咤声，
但听呜咽水。
夜夜空江头，
似有蛟龙起。

这首诗发表于一九一三年六月一日出版的《言治》月刊第三期。

为了推翻清王朝的罪恶统治，实现民主共和，多少革命先烈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蒋卫平就是这样的为国家和民族而英勇献身的爱国志士。李大钊同志怀着哀惋的心情写下了《题蒋卫平遗像》、《哭蒋卫平》等诗作，沉痛地悼念了牺牲的先烈，寄托了自己悲壮的感怀。

先烈蒋卫平虽然已经离开了人世，但是，从他的遗照上，依然可以看出他生前那种轩昂的气宇，威武的英姿。他那浩然的正气、革命的精神，正如滚滚不息的江流一样，千古永存。烈士的鲜血换取了几许春花，而烈士的骸骨却长埋地下，这怎能不令人泪零不止呢！这首诗的前四句，既有对先烈蒋卫平高尚品格的歌颂，也含有对先烈牺牲后的境遇和黑暗现实的不满。诗文的后四句：作者仿佛身临先烈殉难的地方，他无法听到先烈叱咤风云的、充满英雄气概的言谈笑语，只能听到幽咽低泣的江水声。在这冷落空荡的江头，好象有巨大的蛟龙翻浪腾空而起，这也许是先烈精

灵的化身吧！从而生动地写出了作者对亡友的思念之切和先烈精神的感人之深。

〔蒋卫平〕 爱国志士，作者好友，一九一〇年前后在东北渡河时遭反动派暗算，壮烈牺牲。

〔斯人〕 此人。《论语·雍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这里指蒋卫平。

〔碧血〕 《庄子·外物》：“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后常以“碧血”与“丹心”连举，称颂为国牺牲的烈士。元代郑元祐《张御史死节歌》：“孤忠既足明丹心，三年犹须化碧血。”

〔零泪〕 落泪不止。南北朝沈约诗：“零泪向谁道，鸡鸣徒叹息。”

〔一抔土〕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长陵，汉高祖陵墓。一抔，一捧。后人因称坟墓为“一抔土”。唐代骆宾王《代李敬业讨武氏檄》：“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元代陈孚《和靖墓》诗：“谁侣孤山一抔土，梅花依旧

月黄昏。”

〔叱咤声〕 怒斥声；呼喝声。这里指蒋卫平具有英雄气概的呼斥声。

〔呜咽水〕 发出呜咽声的流水。李郢诗：“清洛但流呜咽水，上阳深锁寂寞春。”这里含有对死者悲悼的意味。

〔蛟龙起〕 蛟龙，古代传说中的动物。相传蛟龙得水，即能兴云作雾，腾跃太空。这里是暗喻蒋卫平的英雄气概在鼓舞着人们。

哭 蒋 卫 平 二首

一

国殇满地都堪哭，
泪眼乾坤涕未收。
半世英灵沉漠北，
经年骸骨冷江头。
辽东化鹤归来日，
燕市屠牛漂泊秋。
万里招魂竟何处，
断肠风雨上高楼。

二

龙沙旧是伤心地，
凭吊经秋只劫灰。
我入平山迟一步，
君征绝塞未曾回。
玉门魂返关山黑，
华表人归猿鹤哀。
千载胥灵应有恨，
不教胡马渡江来。

这两首七言律诗作于一九一一年，发表于一九一三年九月一日出版的《言治》月刊第四期。

第一首诗的开头，哭诉了为民族民主革命而牺牲的先烈们。他们在反封建的斗争中，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献身，全国人民都无限悲痛，满含热泪地哀悼他们，蒋卫平也是这样的先烈。三、四两句便直接写蒋卫平的牺牲和作者对他的怀念。“英灵”一词，表现了作者对死者的景仰和赞颂。一个“冷”字，可以看出作者为烈士的业绩和精神没有得到应有的表彰而憾恨。五、六两句，作者用先烈来对比自己。“辽东化鹤”，本指神话人物丁令威学道成仙的故事，这里用来指蒋卫平为理想而献身；“燕市屠牛”，“屠牛”，意即“屠狗”，本指战国荆轲酣饮燕市、无所作为的一段经历，这里作者用以自喻抱负未能施展、对祖国和人民还没有做出应有的贡献，因而感到愧对亡友和人民。这充分表现了李大钊同志自谦自督的美德和奋发进取的精神。诗的最后两句，与诗题呼应，以登楼凭吊、万里招魂作结，落实到对亡友的痛彻肝肠的悼念。

第二首诗从蒋卫平牺牲的地点和对他深挚地凭吊写起，来表现作者对先烈热切的怀念。三、四两句：“我入平山迟一步”，所指本事不详；“君征绝塞未曾回”，是追溯亡友为保卫祖国，在东北边境不幸捐躯，诗句中流露出不胜惋惜之情。五、六两句中，玉门，借指东北边塞。“魂返关山黑”，源于杜诗。杜甫在《梦李白》（其一）中，曾有“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的诗句。“华表人归”、“猿鹤哀”，均是借用神话故事。这两句诗是写友人虽然牺牲，但是，他的灵魂不泯，好象飞跨万水千山，又回到故地和作者的身边一样。诗的最后两句，是以春秋时含恨而死的伍子胥来比喻赍志长辞的蒋卫平，他的英灵仿佛永驻江头，使侵略者望而生畏。

《哭蒋卫平》前一首以万里招魂作结，后一首则写爱国志士的“魂兮归来”，两首诗都紧扣了诗题的“哭”字，写得如泣如诉，读之令人荡气迴肠。

〔**国殇**〕 指为国家作战而牺牲的人。南朝鲍照《出自蓟北门行》：“身死为国殇。”

〔**乾坤**〕 《周易》中的两个卦名，指阴阳两种对立势力。阳性的势力叫做乾，乾之象为天；阴性的势力叫做坤，坤之象为地。唐代杜甫《登岳阳楼》诗：“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

〔**涕未收**〕 眼泪收不住。

〔**骸骨**〕 尸骨。这里指蒋卫平的遗骸。

〔**漂泊**〕 指人居无定所，到处流浪。唐代杜甫《咏怀古迹》诗：“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

〔**招魂**〕 本古丧礼，指人始死时升屋招回其灵魂。唐代李贺《致酒行》：“我有迷魂招不得。”

〔**龙沙**〕 地名。《后汉书·班超传赞》：“定远慷慨，专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龙沙。”李贤注：“葱岭、雪山、白龙堆沙漠也。”后泛指塞外沙漠之地为“龙沙”。清代方式济著《龙沙纪略》专纪黑龙江事，此后东北也称作龙沙。唐代李白《塞下曲》：“将军分虎竹，战士

卧龙沙。”这里借指蒋卫平牺牲的地方。

〔劫灰〕 同《吊圆明园故址》中“昆明劫”注。唐代李贺《秦王饮酒》诗：“羲和敲日玻璃声，劫灰飞尽古今平。”

〔绝塞〕 最远的边塞。唐代骆宾王《晚度天山》诗：“交河浮绝塞，弱水浸流沙。”

〔猿鹤〕 “猿鹤虫沙”（亦作“虫沙猿鹤”）的省称。《太平御览》卷九一六引《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唐代韩愈《送区弘南归》诗：“穆昔南征军不归，虫沙猿鹤伏以飞。”后用以比喻战死的将士。

〔胥灵〕 伍子胥的灵魂。伍子胥，春秋时吴国大夫。楚大夫伍奢次子。楚平王七年（公元前五二二年）伍奢被杀，他经历宋、郑等国入吴。帮助阖间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攻破楚国。因功封于申。吴王夫差时，因劝王拒绝越国求和并停止伐齐，渐被疏远。后吴王赐剑命他自杀，伍子胥含恨死去。

〔不教胡马渡江来〕 唐代王昌龄《出塞》

诗：“但使卢（一作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教，使，让。胡，泛称我国北方和西方各族。

吊 圓 明 園 故 址 二 首

夕陽影里，笳鼓聲中，同友人陟高崗，望
圓明園故址，只余破壁頹垣，殘峙于荒烟蔓
草間，愴歎凭吊，感慨系之。

—

圓明兩度昆明劫，
鶴化千年未忍歸。
一曲悲笳吹不盡，
殘灰猶共晚烟飛。

二

玉闕琼樓委碧埃，
兽蹄鸟迹走荒苔。
残碑没尽官人老，
空向蒿莱拔劫灰。

这两首七言绝句发表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一日出版的《言治》月刊第六期。

这两首诗通过对圆明园遗址的凭吊，愤怒地谴责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蛮行径和清王朝屈辱投降的反动政策，表露出热爱祖国的深厚情感。

圆明园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它集中了我国园林艺术和中外建筑的精华。一八六〇年十月十六日，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以后，占据了圆明园，将这里收藏的我国历代珍贵文物劫掠殆尽，并放火焚毁了圆明园。浓烟弥漫北京上空，三日不绝。一九〇〇年八月十四日，德、日、俄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圆明园再度受劫，亭台楼阁，荡然无存。十余年后，李大钊同志望着苍烟落照中的名园遗址，满怀悲愤地发出了“圆明两度昆明劫”的慨叹。圆明园这种破壁颓垣的惨景，就连化鹤的丁令威也不忍目睹。诗人在这里借用了《搜神后记》中的神话故事，进一步地烘托了圆明园破坏的惨重。诗的最后两句，通过一曲悲凉呜咽的笳声和满目残灰暮霭的

描绘，就更渲染了圆明园凋零败落的气氛和作者无限抑郁悲愤的心情。

如果说前一首诗是从对圆明园惨遭破坏历史的回顾和引用神话故事写起，那么，后一首诗就是径直地坐实到作者目睹的眼前景物上。委颓在泥土尘埃中的楼阁的残迹，遍布在荒烟蔓草中的鸟兽的遗痕，这满目萧然的景象，已够令人感极而悲的了，又看到泯没的断碣残碑，和那领略过繁华景致的衰老宫人，怎能不勾引作者满腔的愤激！于是只有拨开丛生的蒿莱，拾得一点当年劫后的余灰以寄托他凭吊之情。

李大钊同志在他写的一些旧体诗里，有的附有诗前小序，这些小序多是把当时写作的环境、心情、缘起加以说明，它对加深诗歌的意境、理解诗文的含意，都有明显的作用。这两首诗的小序，以优美的语言、生动的形象与诗文本身相辅相成，结为统一的整体。

〔陟高岗〕 登上了高岗。《诗经·周南·卷耳》：“陟彼高岗，我马玄黄。”

〔**圆明园**〕 遗址在北京市西郊海淀附近。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公元一七〇九年）。为环绕福海的圆明、万春、长春三园的总称。集中了我国园林艺术和中外建筑精华，有“万国园”的赞誉。一八六〇年（清代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劫掠园中珍物，并纵火焚毁，今仅存残迹。

〔**歔歔**〕 亦作“歔歔”。叹气；抽咽声。

〔**凭吊**〕 面对遗迹悼念古人或感慨往事。

〔**昆明劫**〕 昆明池劫火之灰的省称。《高僧传·竺法兰》：“昔汉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以问东方朔。朔云：‘不知，可问西域胡人。’后法兰既至，众人追以问之，兰云：‘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后指被兵火毁坏的遗迹。唐代韩偓《乱后春日途经野塘》诗：“眼看朝市成陵谷，始信昆明有劫灰。”昆明池，故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丰水和漓水之间。

〔**鹤化千年未忍归**〕 据《搜神后记》所载，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止于城门华表上，有少年举弓欲射，遂在空中盘旋而歌：“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

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垒垒。”歌毕飞入高空。这里用以渲染圆明园两度遭劫的凄凉景象。

〔悲笳〕 悲凉的笳声。笳是古代军中所用的号角。唐代杜甫《后出塞》诗：“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又《秋兴》诗：“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

〔晚烟〕 黄昏时的烟霭。

〔玉阙琼楼〕 指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前的亭台楼阁等建筑群。阙，宫门的代称。

〔委〕 丢弃，引申为颓败。

〔碧埃〕 草地。碧，青绿色。

〔蒿莱〕 这里指杂草。蒿，蒿子；莱，藜草。

〔劫灰〕 见“昆明劫”注。

咏 玉 泉

玉泉流贯颐和园墙根，潺潺有声，闻通
三海禁城等处，皆溯流于此。

殿阁嵯峨接帝京，
阿房当日苦经营。
只今犹听官墙水，
耗尽民膏是此声！

这首七言绝句发表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一日出版的《言治》月刊第六期。

这是一首借物咏怀的诗作。诗的开篇着力渲染了名园殿阁的雄伟宏丽和气势的非凡。万寿山前山宏大的建筑排云殿，朱柱黄瓦，飞金走彩；巍然耸立的佛香阁，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其它如五方阁中央的宝云阁、后湖北岸的眺远斋也都独具姿势，十分壮观。“阿房当日苦经营”，这里作者将接连帝京的“嵯峨殿阁”比作秦代帝王不惜国资民财、惨淡经营的阿房宫。慈禧太后为了满足骄奢淫逸的生活，不顾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国家的安危、人民的死活，竟然挪用了筹建海军的经费，前后共耗费八千万两白银，修建了颐和园这座宏伟的园林，致使国库更加空虚，民生日趋凋敝。“只今犹听宫墙水，耗尽民膏是此声！”作者由园外玉泉的潺潺流水声，联想到这园林建筑完全是用劳动人民的膏血换取的。从而愤怒地揭露了统治阶级“耗尽民膏”、挥霍无度的罪恶本质，表现出对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

〔玉泉〕 泉水名。北京西郊玉泉山上流下来的泉水，这股泉水经颐和园流入市区。

〔颐和园〕 我国名园之一。在北京西郊。一一五一年金完颜亮在此设为行宫，明时皇室改建为好山园。清乾隆时又改建，名清漪园，一八八八年，清慈禧太后移用海军经费重建，始改今名。曾先后遭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破坏。面积约三点四平方公里。以万寿山为中心，前山有长廊、排云殿、佛香阁、智慧海等著名建筑；面临昆明湖，点缀清晏舫（石舫）、知春亭、十七孔桥和凤凰墩等岛屿。后山苍林修竹，景色幽静，有谐趣园等建筑。西有桃李夹道的长堤。该园善用地形，灵活巧妙，园外借用西山、玉泉山之景，形成“景外有景，园外有园”的布局结构。是我国造园技术与园林艺术的结晶。

〔潺潺〕 水缓缓流动的样子。这里是形容流水声。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醉翁亭记》：“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

〔三海〕 指北京城内的中南海（即中海、南海）、北海。三海的水都来自玉泉。

〔禁城〕 紫禁城，即北京市内城中央故宫城区。

〔嵯峨〕 高峻的样子。清代黄遵宪《羊城感赋》：“双阙嵯峨耸虎门。”

〔接〕 连结，接合，连续。

〔帝京〕 封建皇帝行使政权的统治中心，即京城。这里指北京。

〔阿房〕 阿房宫。秦代的著名大建筑，遗址在今西安市西阿房村（俗称郿邬岭）。宫的前殿筑于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二一二年），全部工程至秦亡时犹未完成，故未正式命名，时人因其前殿所在的地名为阿房，即称之为阿房宫。规模极为宏大，“东西五里，南北千步”（《汉书·贾山传》）；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史记·始皇本纪》）。秦亡，为项羽所焚毁。现尚存高大的夯土台基，高约七米，长约一公里，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这里借指颐和园。

〔经营〕 本指经度营造，语出《诗经·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引申为筹

划营谋。

〔只今〕 如今。唐代大诗人李白《苏台览古》诗：“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

〔宫墙水〕 这里指“流贯颐和园墙根”的玉泉。

〔民膏〕 指人民用血汗挣来的劳动果实。后蜀后主孟昶曾撰《戒石文》以戒官吏，有“尔俸尔禄，民膏民脂”的话。膏，脂肪；油脂。

有 感

愁尽人天唤奈何，
高楼风雨黯笙歌。
伤心人有伤心泪，
洒向红颜薄命多。

这首七言绝句发表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一日出版的《言治》月刊第六期。

有关这首诗写作的具体环境，已不得而知。但是，从诗文本身可以看出作者伤时忧国、“愁尽人天”的心绪，和对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下层妇女悲惨命运的深切关注与同情。

〔**唤奈何**〕 呼唤着怎么办。

〔**黯**〕 黯然；黯淡。这里指歌声的渐歇和微弱。

〔**笙歌**〕 用簧管乐器笙伴奏所演唱的歌曲。唐代白居易《宴散》诗：“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

〔**红颜**〕 指女子美艳的容颜，引申指美女。唐代诗人杨炯诗：“秋容凋翠羽，别泪损红颜。”

岁 晚 寄 友 二首

一

江山依旧是，
风景已全非。
九世仇堪报，
十年愿未违。
辽宫昔时燕，
今向汉家飞。
岁晚军书急，
行人归未归？

二

几载不相见，
沧桑又一时。
廿年余壮志，
千里寄新诗。
慷慨思投笔，
艰难未去师。
何当驱漠北，
遍树汉家旗。

这两首五言律诗作于一九一二年冬末，发表于一九一三年四月一日出版的《言治》月刊第一期。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我国爆发了反对清王朝卖国统治的武昌起义。接着，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燃起革命的烈火。一九一二年元旦，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亦告正式成立。从此推翻了清王朝三百多年的反动统治，结束了我国几千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当时举国上下莫不欢欣鼓舞，李大钊同志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欢呼这个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但是，辛亥革命显然具有很大的不彻底性，李大钊同志以敏锐的洞察力，预感到革命成果有被反动军阀夺取的危险，因此，这两首诗在表现作者这种欢快情绪和革命热情的同时，也表露出对时局的隐忧。

诗题《岁晚寄友》，意思是在一年将尽的时候写诗赠寄友人。这里的友人不知指谁，但从诗中可以看出，他是从军远方、与作者有着亲密友谊的人。

第一首诗的前两句，是写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建立民主共和，给国家带来的变化。三、四两句是写包括作者在内的广大人民对封建统治者多年的积怨和仇恨，终于得到了申报。五、六两句，李大钊同志巧妙地用呢喃春燕离开辽宫、飞向汉家来表现清王朝的覆灭。这是古典诗歌中常见的艺术手法。如唐代诗人刘禹锡《乌衣巷》诗中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通过燕子的飞走来写晋代王、谢贵族的“豪华春去”。最后两句，笔锋陡转，由昂扬变为沉郁。诗人深情地问道：在这青阳逼岁、军书急传的时刻，亲爱的朋友，你是滞留军旅，还是归返故乡？这既表现了诗人对良友的由衷怀想，也流露出他对革命前途的担心。

后一首诗的前四句，是写作者与朋友离别的这几年，正是国家和民族经历了沧桑巨变之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罪恶统治，实现了作者多年的夙愿，因此，他赋诗寄给远在千里的革命队伍中的友人，来抒发他喜悦和振奋的心情，与友人同享这胜利的欢乐。后四句是作者对友人的歌

颂和希冀；歌颂他在国家多事之秋，慨然投笔从戎，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毫不动摇，实践了革命军人的职责；同时期待着友人和革命军队继续战斗，最后实现统一祖国的神圣大业。这既是对友人的鼓励，也是作者爱国精神的集中体现。

〔**辽宫**〕 辽代的宫殿。指契丹族建立的政权。这里是借以象征清王朝统治权势的皇宫。

〔**汉家**〕 原指中华民族。因我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故称。唐代大诗人李白《忆秦娥》词：“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军书**〕 军中的文书。古乐府《木兰诗》：“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行人**〕 出征的人。唐代杜甫《兵车行》诗：“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这里指作者的从军友人。

〔**沧桑**〕 沧海桑田的省称。《神仙传·麻姑》：“麻姑自说云，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后用来比喻世事变迁很大。这里指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帝制。

〔廿年〕 二十年。廿，读niàn。

〔投笔〕 投笔从戎的省称。《后汉书·班超传》：“（超）家贫，常为官傭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砚）间乎！’”后用来比喻弃文就武。唐代骆宾王诗：“投笔怀班业，临戎想召勋。”

〔去师〕 离开军队。

〔何当〕 何时。唐代李商隐《夜雨寄北》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漠北〕 大沙漠北部。这里泛指我国北方边塞地区。宋代王安石诗：“应须急作南征计，漠北风沙不可留。”

南天动乱，适将去国，
忆天问军中

班生此去意何云，
破碎神州日已曛。
去国徒深屈子恨，
靖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
戎马江南羽檄纷。
无限伤心劫后话，
连天烽火独思君。

这首七言律诗作于一九一三年冬，发表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一日出版的《言治》月刊第六期。

黑暗的旧中国，虽然经过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但并没有改变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面貌。一九一三年三月，大卖国贼袁世凯在国会召开前夕，阴谋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勾结帝国主义，非法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并罢免江西、安徽、广东等省的都督，派兵南下，挑起内战。孙中山先生当即发动了反对袁世凯独裁的战争（即“二次革命”）。由于当时袁世凯的反动势力还比较强大，打败了孙中山的讨袁武装，使“二次革命”遭到失败。袁世凯对革命党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中华民族又经受着深重的灾难，劳动人民仍饱尝着无边的痛苦。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作者于本年年底赴日留学，在离国前夕，写下了这首感时伤世的诗作。

诗的开篇，以东汉名将班超投笔从戎、弃文就武的史实，借指友人天问从军一事。接着用“破碎神州日已曛”的诗句，形象地写出天问“此去”，正值国势日非、国运艰危之际，他虽有救

国救民的大志，也难以挽回颓局。三、四两句，写自己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正需要爱国志士匡时济世，而自身却远离祖国、东渡扶桑，徒自加深有如屈原出走郢都那样的无穷憾恨；并为没能参加象岳家军那样能征惯战的部队去削平战乱、剪除军阀而空增惆怅。五、六两句，表现无法维系的动荡时局：河北因风尘而音讯中断，南天因动乱而军书交驰。这就把窃据国柄的袁世凯勾结帝国主义，挑起内战，以及孙中山先生发动反对袁世凯独裁战争遭到失败的现实，艺术地再现了出来。全诗的结末，表现出作者因祖国和人民惨遭浩劫而产生的那种天地无告的忧愤，他只有望着连天的烽火，寄寓对友人的深沉思念，并期待着他振作奋起，有所作为。“独思君”三字，尤见作者与其友人天问友谊的笃厚。

〔南天动乱〕 指一九一三年袁世凯派兵南下，镇压讨袁革命力量一事。

〔适〕 正；恰好。

〔去国〕 离开国都或离开祖国。李大钊同

志是一九一三年年底离国赴日的。

〔天问〕 作者友人，即郭厚庵，曾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职员。

〔班生〕 即班超。班超年少家贫，弃文就武，为东汉名将。永平十六年（公元七十三）奉命出使西域。在西域活动了三十二年，使西域各族人民摆脱匈奴贵族的奴役，并恢复了中西交通的道路。这里用班生借指力图有所作为的作者的朋友天问。

〔意何云〕 心情如何，夙愿能否实现。

〔破碎〕 破损；毁坏。引申为不完整。宋代文天祥《过零丁洋》诗：“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神州〕 中国的别称。《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中国名曰赤县神州。”

〔日已曛〕 日落黄昏；天色已晚。曛，暮，昏暗。庾肩吾《和刘明府观湘东王书》：“峰楼霞早发，林殿日先曛。”这里含有军阀为患、国事难为、前景暗淡的意思。

〔屈子〕 即屈原，我国最早的大诗人。战国

楚人。曾辅佐怀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热爱国家，关心人民。因为和反动贵族集团子兰、靳尚等人进行斗争，遭谗去职。长期流放在沅、湘流域。终因楚国政治愈加腐败，不断遭受秦国侵略，他既无力挽救，又不忍眼看国家沦亡，遂含恨投汨罗江而死。这里作者以屈原自比，说明此番出国赴日，对祖国面临危亡境地，深感焦虑，不胜哀痛。

〔靖氛〕 扫荡妖氛；平定战乱。靖，平定。氛，妖氛，旧指寇乱。

〔岳家军〕 南宋初年岳飞领导的抗金军队。当时各军多以主将姓氏称某家。岳家军声名最著。敌人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话。原句是说作者原想和朋友天问一样，也在爱国部队中当一名战士，但愿望没有实现。

〔风尘〕 比喻战乱。唐代杜甫《赠别贺兰铈》诗：“国步初反正，乾坤尚风尘。”

〔河北〕 泛指祖国北方。

〔音书断〕 自己已经和朋友们断绝了音信。唐代沈佺期《独不见》诗：“白狼河北音书断，

丹凤城南秋夜长。”

〔戎马〕 战马；兵马。唐代杜甫《登岳阳楼》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羽檄〕 羽书；军书。《汉书·高帝纪下》：“吾以羽檄征天下兵。”颜师古注：“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速疾也。”唐代王维《老将行》：“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

〔纷〕 频繁。

〔劫后话〕 指当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祖国，内忧外患，灾难重重，诗人劳神焦思，无限悲愤。

〔烽火〕 古时边疆在高台上烧柴以报警的火。这里借喻战争。

〔君〕 指友人天问。

太平洋舟中咏感

乙卯残腊，由横滨搭法轮赴春申，在太平洋舟中作。

浩淼水东流，
客心空太息。
神州悲板荡，
丧乱安所极。
八表正同昏，
一夫终窃国。
黯黯五彩旗，
自兹少颜色。
逆贼稽征讨，

机 势 今 已 熟。
义 声 起 云 南，
鼓 鼙 动 河 北。
绝 域 逢 知 交，
慷 慨 道 胸 臆。
中 宵 出 江 户，
明 月 临 幽 黑。
鹏 鸟 将 图 南，
扶 摇 始 张 翼。
一 翔 直 冲 天，
彼 何 畏 荆 棘。
相 期 吾 少 年，
匡 时 宜 努 力。
男 儿 尚 雄 飞，
机 失 不 可 得。

这首五言古诗作于一九一五年旧历年底，发表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出版的《言治》季刊第一册。

李大钊同志在日留学期间，曾发起组织爱国社团“神州学会”，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活动。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的支持，使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竟然接受了这个卖国条约。大阪《朝日新闻》披露了这个消息后，引起我国留日学生极大的震惊和愤慨。李大钊同志更是忧心如焚。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他一方面积极联络各省留日学生成立了“留日学生总会”，通电国内；另一方面又编印了《国耻纪念录》，撰写了《国民之薪胆》和《警告全国父老书》，有力地揭露了当时日本一心吞并中国的侵略野心和袁世凯丧权辱国的反动罪行，大声疾呼地召唤全国人民要以“卧薪尝胆”、“智勇深沉刚毅果敢”的精神，“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之志气”，誓与侵略者和卖国贼血战到底。为了讨袁，李大钊同志于留日中途暂返上海。他在海船上写下了这首“慷慨道

胸臆”的诗作，抒发了对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无比愤慨和立志改变黑暗现实的宏伟抱负。

诗的开篇四句，写出了作者离日返国时满腔忧愤的心情：他凝望着浪卷波涌的大海，倾听着呼啸鸣响的涛声，思绪翻飞，感慨万千，神州弹烟血雨的局面，人民饱经丧乱的苦痛，何时才是尽头！“八表正同昏”四句，作者怒不可遏，一针见血地揭示出造成神州板荡、举国昏沉的原因，完全是袁世凯一小撮卖国贼倒行逆施所致。他们攫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才使象征着结束几千年封建帝制的五色彩旗黯然失色。“逆贼稽征讨”以下四句，形象地写出全国各地民怨沸腾，高举义旗，武装讨袁的浩大声势。“绝域逢知交”以下四句，由对时事的咏感，过渡到对旅日战斗生活的回顾。作者想到在日本与志同道合的幼蘅、相无等挚友的交往。他们经常在一起抨击军阀，声讨袁逆，针砭时癥，探讨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彼此推心置腹，直抒胸臆。他还想到明月中宵、知交出离江户的动人情景。“鹏鸟将图南”以下四句，引用《庄子·逍遥游》中鹏鸟“抟扶摇而上

者九万里”的寓言故事，比喻友人的远大理想和抱负。这也正是作者的自况。“一翔直冲天，彼何畏荆棘！”这雄奇刚劲的诗句，表达出作者回国讨袁的矢志不移的决心和奋勇直前的无畏气概。全诗结末四句，作者以挽救艰危的时势为己任，一面相期同辈，一面砥砺自己。“男儿尚雄飞，机失不可得。”这是作者心声的自然流露。他以豪迈欣喜的心情，呼唤着斗争的风雨，渴望着投入时代的洪流。“雄飞”一词，在作者的诗文中，不止一次出现过。在写作这首长诗的第二年，他于北京创办的《晨钟报》发刊词中，曾豪迈地说：青年们的字典里没有“难”字，“惟知跃进，惟知雄飞！”

〔乙卯残腊〕 一九一五年的阴历年底。腊，阴历十二月。

〔横滨〕 日本最大港市之一。在本州岛中南部、东京湾西岸。

〔春申〕 即春申江，是黄浦江的别称。相传战国时楚春申君黄歇疏凿此江，故名。这里借指

上海。

〔浩淼〕 水势的广大无边。淼，同渺。宋代赵孟頫《送高仁卿还湖州》诗：“江湖浩淼足春水，鳧雁灭没横秋烟。”

〔客心〕 这里指作者自身的思想感情。客，旅居在外的人。

〔太息〕 大声叹气；深深地叹息。战国屈原《离骚》诗：“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板荡〕 《诗经·大雅》有《板》、《荡》二篇，皆咏周厉王无道，感叹世乱；后用以指政局混乱，社会动荡不宁。宋代岳飞《五岳祠盟记》：“自中原板荡，夷狄交侵，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这里指袁世凯统治下的黑暗和动荡的现实。

〔丧乱〕 指战争连年、兵荒马乱的社会现象。唐代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所极〕 什么时候才到头。极，穷尽，到头。

〔八表〕 八方以外极远的地方。晋代陶渊明《归鸟》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这里借指

整个中国。

〔一夫〕 指窃国大盗袁世凯。

〔五彩旗〕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当时的国旗是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

〔自兹〕 从此。唐代李白《送友人》诗：“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逆贼〕 指袁世凯。

〔稽〕 至；到了。

〔机势〕 时机形势。

〔义声起云南〕 这里指一九一五年蔡锷在云南起义讨袁的事。该年十二月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出兵四川。与袁军激战于泸州（今泸县）、纳溪。义声，正义的声音。

〔鼓鞞动河北〕 这里指北方讨袁武装的兴起。鼓鞞，大鼓和小鼓，古代军中常用的乐器，因借以指军事。唐代刘长卿《送李判官之润州行营》诗：“万里辞家事鼓鞞，金陵驿路楚云西。”

〔绝域〕 极远的地方。唐代高适《燕歌行》：“边风飘飘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这里指

日本。

〔胸臆〕 心胸；胸怀。唐代杜甫《别赞上人》诗：“异县逢旧友，初欣写胸臆。”

〔中宵〕 夜半。西晋陆机《赠尚书郎顾彦先》诗：“迅雷中宵激，惊电光夜舒。”

〔鹏鸟〕 传说中的大鸟。《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个寓言是说鹏鸟要飞往南海，张开翅膀，一直飞上九万里高空。

〔扶摇〕 指鹏鸟振翅高飞所激起的旋风。唐代李白《上李邕》诗：“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荆棘〕 丛生的多刺植物。比喻纷乱的局势或艰险的处境。《后汉书·冯异传》：“异朝京师，引见，帝谓公卿曰：‘是我起兵时主簿也，为我披荆棘，定关中。’”

〔匡时〕 挽救艰危的时势。唐太宗《幸武功庆善宫》诗：“弱龄逢运改，提剑郁匡时。”

〔雄飞〕 比喻奋发有为。《后汉书·赵典传》：“（赵温）叹曰：‘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

送 别 幼 蘅

丙辰春，再至江户，幼蘅将返国，同人招至神田酒家小饮，风雨一楼，互有酬答，辞间均见“风雨楼”三字，相约再造神州后，筑高楼以作纪念，应名为“神州风雨楼”，遂本此意，口占一绝，并送幼蘅云。

壮别天涯未许愁，
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
高筑神州风雨楼。

这首七言绝句作于一九一六年春，发表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出版的《言治》季刊第一册。

一九一六年春，李大钊同志从上海返回日本不久，在江户与同人一起，为即将返国的幼蘅饯别。席间，互相写诗，表达他们改造神州、拯救祖国的共同理想和宏伟志向。李大钊同志也即席作了这首诗，送给幼蘅。

诗的前两句，是写作者送别友人时的心情。在那远离祖国的异邦，即将与志同道合的好友告别，总不免使人惆怅依恋；但是，作者却劝勉友人：不要为我们的远别而伤心苦恼，让我们把全部的离愁别恨抛到滚滚的江流里去吧！诗的后两句，是以胜利的前景激励知交并自勉：当着彻底推翻黑暗的旧世界时，我们将共同举杯欢庆，并修筑神州风雨楼，纪念这伟大的胜利。

这首送别诗充满着昂扬乐观的情调和沉雄豪迈的气概，正如周恩来同志年轻时给同学写的“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临别赠言一样，集中地表现了李大钊同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和对革命

前途的胜利憧憬。

〔幼蘅〕 留日同学，作者友人。

〔丙辰〕 公元一九一六年。

〔江户〕 日本地名。

〔同人〕 亦作“同仁”。旧时称志趣相同或共事的人。

〔酬答〕 这里指用诗歌互相赠答。

〔再造〕 重新改造。

〔口占〕 作诗不起草稿，随口吟诵而成。

〔云〕 用于语末的语助词，有音无义。

〔壮别〕 慷慨告别。

〔天涯〕 天边；极远的地方。唐代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未许愁〕 不许可哀愁。

〔付东流〕 交给东去的流水。即“付之东流。”

〔痛饮〕 尽情地喝(酒)。

〔贲龙府〕 《宋史·岳飞列传》：“金将军韩常欲以五万众内附。飞大喜，语其下曰：‘直抵’

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后以黄龙府喻指敌军的老巢。本诗中的“痛饮黄龙府”，是“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意思。

送 别 相 无

幼蘅行未久，相无又去江户，作此送之。

逢君已恨晚，
此别又如何？
大陆龙蛇起，
江南风雨多。
斯民正憔悴，
吾辈尚蹉跎。
故国一回首，
谁堪返太和！

这首五言律诗作于一九一六年春，发表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出版的《言治》季刊第一册。

这首赠别诗，先以“相逢恨晚”的感受表达了与相无所结成的深厚的战斗友谊，然后坐实到今番的离别，从而表现了对友人的敬佩和惜别的情意。三、四句是写国内的斗争形势：一九一五年年底，云南都督蔡锷组成讨袁护国军，宣布云南独立，接着贵州、广西、湖南等省纷纷响应。

“大陆龙蛇起”这句诗，就是写全国讨袁的浩大声势。袁世凯调动了十多万反动的北洋军，镇压护国军和各地的讨袁武装。“江南风雨多”，就是写当时袁世凯的反动势力与革命势力的斗争和较量。“风雨”，是以自然现象来比喻不景气的社会现象。“风雨多”，是形容战争频繁，接连不断。五、六句是写人民和自身。“斯民正憔悴”，深刻揭露了由于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憔悴”一词，形象地写出广大人民流离失所、饿肚饥肠的惨象，寄予了作者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吾辈尚蹉跎”，是写作者对自己和同辈没有能改变这腐败的现实而深感

不安和内疚。全诗结句，既表明作者对故国的怀思，期待人民觉醒奋起，消除战乱，重建国家；也表明作者渴望与同辈一起投入斗争、挽救祖国的急切心情。

〔相无〕 留日同学，作者友人。

〔去〕 离开。

〔大陆〕 指祖国。

〔龙蛇起〕 龙蛇，本指兵器。龙蛇起，指国内各地讨袁武装的相继兴起。

〔斯民〕 这样的人民。斯，这。

〔憔悴〕 困顿萎靡的样子。唐代杜甫《梦李白》诗：“冠盖满金华，斯人独憔悴。”也作“困苦”讲。《孟子·公孙丑上》：“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

〔蹉跎〕 时间空空过去；光阴虚度。阮籍诗：“愿为三春游，朝阳忽蹉跎。”

〔回首〕 回头；回忆往事。宋代杨万里诗：“不堪回首南华路，去岁梅花细雨时。”

〔堪〕 可以；能够。

〔返〕 回到；恢复。

〔太和〕 本我国古代哲学术语。这里是太平、和平的意思。

寄 霍 侶 白

一 轮 舟 共 一 轮 月，
万 里 人 怀 万 里 愁。
正 是 黯 然 回 首 处，
春 申 江 上 独 登 楼。

一九一六年四月，李大钊同志为了推动讨伐卖国贼袁世凯的斗争，他毅然弃学，由日本回到上海。在上海居住的两个月期间，与友人霍倡白有着比较密切的交往。他们一起怒斥军阀，抨击时政，一起漫步在黄浦滩头，望着那满江耀武扬威的洋船，望着广场上戈登（帮助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屠杀中国人民的英国刽子手）的塑象，他们胸中燃起强烈仇恨的火焰。李大钊同志指着戈登的像，满怀信心地预言道：“我们终有一天要把它拆掉的！”不久，李大钊同志离开上海，前往北京。这首《寄霍倡白》的七言绝句，大约就是此时写成的。

诗的前两句，描绘了作者别离友人后旅程中的情景和心境。“一轮舟共一轮月”，在茫茫的大海上，只有一艘客轮在行驶，伴随着它的也只有天上的一轮明月。这种单调的景物，正好烘托了作者孤寂的心情。“万里人怀万里愁”，“万里人”，是形容作者与友人离别之远。“万里愁”，从字面上看，是写与友人万里相别、思念的愁苦。但是，结合当时的现实和作者的心境，不难看出，

这“万里愁”，也是作者愤世嫉俗、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的真实流露。

诗的后两句，是写作者与友人离别后产生的眷恋和怀想之情。“正是黯然回首处”，是写自己；“春申江上独登楼”，是写友人。两句诗的意思是：正当我满怀离愁、想念你的时候，也许是你独自登上江楼，正在眺望我吧！这两句诗使用的是“我梦君时君梦我”的写法，笔触细腻，情溢肺腑。

〔覆偈白〕 作者友人。

〔黯然〕 形容离别时悲痛的心境。南北朝江淹《别赋》：“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

〔春申江上〕 春申江即黄浦江。江上，不是指“江之上”，而是指江边。

筱舫、寿山将往阿尔泰，
诗以赠之

一声笳咽一腔泪，
万里城环万仞山。
最是多情今夜月，
共君犹自出边关。

这首七言绝句发表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
《言治》季刊第一册。

胡笳，是北方边塞地区一种特有的乐器，它吹出的往往是幽咽凄凉的声调。在这首赠别诗里，首先以闻之欲泪的胡笳声渲染了作者与筱舫、寿山离别时悲壮的气氛。接着，点出了他们此去将是万里之遥、高山环抱的边城。这样的离别，正如古诗所言：“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这种“别时容易见时难”的情景，怎能不令人更加惆怅呢？诗的后两句是写：虽然我无法远送，但聊可告慰的是，天上的明月也为我们的离别而动情，它将陪伴你们前往遥远的边关。在这里，诗人赋予明月以具有和诗人一样的思想情感，并把它作为联系与友人感情的介物。这种拟人化的形象描写，把惜别的情感表现得更加充分。

〔筱舫、寿山〕 均为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同学，作者年轻的友人。

〔阿尔泰〕 旧边疆政区名。清光绪末设阿

尔泰办事大臣，驻承化寺（今新疆阿勒泰）。辛亥革命后改设办事长官，直隶中央。辖境相当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专区。

〔**笳咽**〕 悲哀的笳声，如同人的呜咽。宋代范成大《桂林中秋赋》：“再西风而北征兮，胡笳咽于夜阑。”

〔**环**〕 环绕；环抱。

〔**万仞山**〕 极高的山。仞，古时以七尺或八尺为一仞。唐代王之涣《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前意未尽更赋一律

策马玉门关，
不为儿女颜。
悲歌辞易水，
壮志出天山。
白草千层雪，
黄河九曲湾。
遥知断肠处，
应有雁飞还。

这首五言律诗发表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出版的《言治》季刊第一册。

这一首诗和前面的一首诗可以称为姊妹篇。如果说前一首是以悲凄低沉的情调抒发了作者与友人之间的依依惜别之情，那么，这一首则是慷慨悲歌，以壮行色。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自古以来，玉门就是荒凉僻远的边关。筱舫、寿山此行将是到达比玉门更为荒凉僻远的阿尔泰地区，因此，作者赋诗，勉励他们：在这即将别离的时刻，不要儿女情长，过度悲伤，而应该象当年的荆轲唱着悲壮的歌曲、豪气夺人地告别易水那样，胸怀为国为民的壮志，奔赴天山。“白草千层雪，黄沙九曲湾”，这两句诗形象地描绘了通往阿尔泰的祖国西北辽阔壮美的风光，同时也暗示他们征程迢遥，行旅维艰。最后，诗人宽慰地说：尽管你们到达的是海角天涯、令人断肠的去处，总是会有鸿雁把你们的消息带回来的。

这深沉悲壮的诗作，不仅体现了李大钊同志对年轻有为的挚友的关怀、爱护和勉励，也反映

了作者本身那种“志在四方”、胸怀天下的宏大抱负。

〔赋〕 不歌而诵。宋代苏轼《前赤壁赋》：“横槊赋诗。”

〔策马〕 鞭马前进。《左传·哀公十一年》：“抽矢策其马。”唐代宋之问诗：“授衣感穷节，策马临伊关。”

〔儿女态〕 也作“儿女态”、即儿女情态。形容离别时情意缠绵悲伤的样子。唐代韩愈《赠李观》诗：“无为儿女态，憔悴悲贱贫。”

〔悲歌辞易水〕 《国策·燕策》载：战国末年刺客荆轲，被燕太子丹尊为上卿，派他去刺秦王。赴秦时，在易水（今河北易县境）边告别燕太子丹，荆轲唱起了《易水歌》。歌词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表现了慷慨悲壮的感情。悲歌，悲壮的歌曲，不是悲哀的歌曲。古乐府：“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

〔天山〕 亚洲中部的大山系。横贯中国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中部。

〔白草〕 《汉书·西域传》颜师古注：“白草似莠而细，无芒，其干熟时正白色，牛马所嗜也。”王先谦补注谓白草“春兴新苗与诸草无异，冬枯而不萎，性至坚韧。”唐代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诗：“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九曲湾〕 形容黄河流经之长。“九”，表多数。元代王实甫《西厢记》：“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嶽低。”

〔断肠〕 形容极度的悲伤。《搜神后记》载：有人杀猿子，猿母悲啼死。破其腹，肠皆断裂。东汉蔡琰《胡笳十八拍》：“空断肠兮思愔愔。”

复辟变后寄友人

复辟变后，仓皇南下，侨寓沪上。惺亚时在赣江，赋此寄怀。

英雄淘尽大江流，
歌舞依然上画楼。
一代声华空醉梦，
十年潦倒剩穷愁。
竹帘半卷江天雨，
蕉扇初迎海外秋。
忆到万山无语句，
只应共泛五湖舟。

这首七言律诗作于一九一七年初秋，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言治》季刊第三册。

十月革命前夕，李大钊同志撰写了大量的文章，不遗余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积极宣传俄国革命的经验 and 民主革命的思想。同年七月一日，反动军阀张勋在德、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率领他的辫子军占领北京，把已经被推翻了的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重新扶上宝座，演出了一幕复辟帝制的丑剧。在这紧急关头，李大钊同志“仓皇出京”，南下上海避难。这首诗就是他此次寓居上海期间写成的。

诗的前两句，是作者对张勋复辟后时局的感怀：辛亥革命中无数先烈流血牺牲，他们所换取的革命成果，已经付诸东流，封建君主制度又死灰复燃，统治阶级依然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三、四两句是对个人功业无成的慨叹：多年来，自己为拯救时艰，奔走呼号，却并没有改变举国昏沉的局面。这样的生活，有如一场酣梦，只剩下无限的忧思与焦虑。五、六两句，

通过对沪上初秋景色的描绘，表现了作者客居上海的生活。可以想见，他虽然寄身于竹帘半卷的阁楼，却时刻关心着政局的变幻和斗争的风雨。诗的最后两句，是以沉默不语和拟同友人共泛扁舟，来表达对腐朽黑暗的现实的强烈不满。他在此时写给北京友人的信中曾说：“至于发表言论，今已全非其时。即有所欲言，已无正当之言论机关，供吾发表”，“诚不如缄默自守，徐俟劫尽之期”。可以说，本诗最后两句、乃至全诗表达的思想感情，是与作者信中所言相一致的。

〔复辟〕 指一九一七年张勋把溥仪扶上台，复辟封建帝制一事。

〔仓皇〕 亦作“仓黄”、“苍黄”。匆促；慌张。南唐李煜《破阵子》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

〔惺亚〕 即白坚武。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同学，作者当时的好友。后堕落为军阀走狗。

〔赣江〕 江西省最大河流。这里指江西。

〔寄怀〕 寄托感怀；抒发感慨。

〔淘〕 冲洗。

〔画楼〕 华美的楼阁。旧时贵族所居。唐代杜牧诗：“太守悬金印，佳人敞画楼。”

〔声华〕 声誉。唐代韦应物诗：“声华满京洛，藻翰发阳春。”

〔醉梦〕 酣梦。宋代陆游诗：“檐角鸟声呼醉梦。”

〔潦倒〕 衰病；失意。唐代杜甫《登高》诗：“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穷愁〕 穷困愁伤。唐代白居易诗：“江海漂漂共旅游，一樽助劝散穷愁。”

山 中 即 景 二 首

一

是自然的美，
是美的自然；
绝无人迹处，
空山响流泉。

二

云在青山外，
人在白云内；
云飞人自还，
尚有青山在。

这两首诗，作于一九一八年初夏，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上。

《山中即景》二首，抒写了作者登临五峰的具体感受。五峰，是濒临渤海的碣石山的五座峭拔的山峰。李大钊同志在《游碣石山杂记》中曾经这样写道：“五峰在昌黎北十二里，仙人顶迤东，群山矗立，峻岭亘天，怪石高撑云际，五峰环峙，势若列屏。自东向北西历数：曰望海，曰锦绣，曰平斗；最高曰飞来，曰挂月。昌黎祠在山腹，建自明崇祯年间，本圆通寺旧址，积后叠起，扩其地基，敷筑庭宇，盛植花木于虚无缥缈间，万树深深，拥空中楼阁。凭垣一眺，东南天海一碧，茫无涯际。俯视人寰，炊烟树影，渺然微矣。”这篇杂记中还写道：“予家渤海之滨，北望辄见碣石，高峰隐峙天际，盖相越仅八十里许。予性乐山，遇崇丘峻岭，每流连弗忍去。而于童年昕夕遥见之碣石，尤为神往。”李大钊同志从青年时代至一九二四年，曾多次来五峰山游览、度暑或歇住，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二四

年因政治斗争还两次到这里避难。由此可知，五峰与李火钊同志的生活经历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他对五峰层峦叠嶂、云横雾绕、草葱树茏的雄伟景象又是何等的“神往”与“流连”啊！

《山中即景》是作者最早写下的白话诗。诗中描绘了与城市喧闹氛围绝然相反的、深山绝巘的幽雅风光，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祖国“自然的美”、“美的自然”的热爱，以及登临五峰时那种心旷神怡的情感。这两首白话诗，带有明显的古典诗歌的韵味。它那质朴的语言、清新的意境，不禁令人想起唐代大诗人王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这首歌咏山川风物的名作来。

在刘半农一九三二年编选的《初期白话诗稿》中，将《山中即景》（二首）列为全书的首篇。

〔即景〕眼前的景物；就眼前的风景而吟咏。唐代钱起《初黄绶赴蓝田县作》诗：“居人散山水，即景真桃源。”后因称以眼前景物为题材的诗为“即景诗”。即，当前。

岭 上 的 羊

我在古寺门前站立，
小羊的声音，来自天际。
看啊！岭上的羊，
 白的掺着黑的。
一个一个的都爬上山去。
羊呵！我细听你的声音里：
纤弱带着仁慈，
悲哀含着战慄，
你不曾伤过别的东西，
你不曾害过你的伴侣；
天天只傍着那山水，
吃些草叶或是草子；

只有你怕人，没有人怕你；
我不但不怕你，而且怜你；
我不怕你，并且怜你；
就是你的胜利！

这首诗与后面《山峰》、《山中落雨》二诗，均作于一九一九年七、八月间，发表于同年九月十五日《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三期。

一九一九年七月中旬，李大钊同志回到故乡乐亭，并前往五峰山韩文公祠借居一段较长的时日。虽然暂时离开车水马龙的京华，来到幽静偏僻的山林，但是，他仍然无时不在关注局势的发展和革命的斗争，在这里写下了《再论问题与主义》这篇光辉著作，对胡适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宣扬改良主义的反动文章《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进行了剔肤见骨的驳斥，表达了他坚定的共产主义立场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同时，在这段时间里，他进一步了解了山区农民、樵夫、牧羊人、看祠庙老人的生活与疾苦，饱览了五峰山“诸峰错落如珠璣、三泉清清涓且连”的天成妙境。《岭上的羊》、《山峰》、《山中落雨》这三首清新隽永的白话诗，就是李大钊同志这时的生活、思想和情感的真实反映。

《岭上的羊》一诗，通过攀援于云山雾岭之上的黑白羊群、从天际传来的羔羊“咩咩”的鸣

叫声的描绘与联想，表达了作者对善良的弱小者的深切同情，蕴藉着对邪恶的强暴者和压迫者的斥责与仇恨。由于这首诗采用了拟人化手法，把岭上的羊写成具有人的思想、情感和语言的艺术形象，因而读之就更加挚诚而逼真，引起我们的共鸣。

山 峰

一个山峰头，
长着几棵松树。
片片的白云，
有时把它遮住。
白云飞来便去，
山峰依然露出。

在这首短诗中，作者以飘忽不定、“飞来便去”的白云作衬托，热情赞美了巍然屹立的山峰和苍劲挺拔的松树。从中可以见出作者豁达的革命襟怀和坚贞的品格操守。

山 中 落 雨

忽然来了一阵烟雨，
把四山团团围住，
只听着树里的风声雨声，
却看不清云里是山是树？
水从山上往下飞流，
顿成了瀑布。
这时候前山后山，
不知有多少樵夫迷了归路？

李大钊同志在韩文公祠居住期间写的《五峰游记》（《新生活》第二、三两期，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一文，曾有如下的记载：“昨日山中落雨，云气把全山包围。树里风声雨声，有波涛澎湃的样子。水自山间流下，却成了瀑布。雨后大有秋意。”

《山中落雨》这首诗可以说正是作者耳闻目睹的山中雨景的艺术结晶。诗中不仅绘声绘影地勾勒了一幅高山烟雨、飞云流瀑的壮丽画卷，而且也寄寓了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对劳动人民热切的关怀和血肉相连的深情厚意。

欢迎独秀出狱

—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二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里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惜，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
奋起：
好象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三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这首诗作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发表于同年十一月十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李大钊同志与陈独秀等人，创办了《每周评论》，这是继《新青年》等杂志之后，当时国内出现的又一革命刊物。他们在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时评、随感录，抨击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揭露社会的黑暗与腐朽，为振兴国家而力倡科学和民主。李大钊等同志还撰文热情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 and 世界革命的形势，促进国内民众的觉醒。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终于在北京爆发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学生爱国运动。反动当局虽然竭力镇压，这个反帝反封建、反投降卖国的伟大斗争仍迅速扩大到上海、天津、唐山、武汉和全国各地。六月十一日下午，陈独秀等人在北京前门附近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宣言中提出取消欧战期间一切中日秘约、免除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卖国贼职务并立即驱逐北京、取消步军统领衙门及警备司令、北京保安队由商民组织、促进南北议和、人民有

绝对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权等六项要求，并声明“以上六条，乃人民对于政府最低之要求，仍希望以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俯顺民意，则北京市民，惟有直接行动，图根本之改造。”

（详见毛泽东同志《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湘江评论》创刊号第二、三版，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便衣警察当场逮捕了陈独秀等人，同日深夜其住处（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亦被查抄。后来，《每周评论》又被蛮横封禁。这再一次地暴露了北洋军阀政府镇压民主、扼杀自由的狰狞面目。为了营救陈独秀出狱，北京全体学生、上海工业工会均致电政府，章士钊先生亦上书代总理龚心湛（详见《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在全国舆论的呼吁与反对下，反动当局只好将囚禁了八十三天的陈独秀开释。李大钊同志这首白话诗，就是在陈出狱后不久写成的。

《欢迎独秀出狱》一诗，共三节，三十行。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作者遗诗中最长的、也是最后的一篇诗作。

陈独秀曾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失，后又堕落为叛徒；但他在五四时期，仍不失为向封建营垒勇猛冲杀、顽强战斗的革命者，不失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曾宣言：“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一九一九年六月八日）他的散发传单和被捕入狱，都是为着争科学争民主，为着实践这一宣言的。李大钊同志在诗中，以十分喜悦的心情热烈地称赞无论“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使之屈服的斗争精神，称赞他为黑暗投送“光明”的努力，当然，这也正表现了作者自身为追求真理、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英勇献身义无反顾的英雄气概和高尚品德。在诗中，作者还以无限振奋的心情，描绘了革命的大好形势：“许多的好青年”“同时奋起”，“好象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到处生根、开花、结实。这充分体现了党的奠基者之一、伟大的革命家李大钊同志的远

见卓识和对革命前景的坚定信念。陈独秀散发的《北京市民宣言》，表达了人民的呼声。反动当局因此逮捕与囚禁他，正是他们利用“强权”对正义的压迫和摧残；而陈独秀的出狱，也正是人民群众坚决斗争的结果。因而，作者在诗中明确地写道：“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这集中地反映了李大钊同志对反动派的强烈仇恨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然而，陈独秀本人则不然。他在出狱后写的诗中却把这场斗争说成“那里有什么威权？不过几个顽皮的小兄弟弄把戏”。并幻想“他们一旦成了人，自然会明白，自然向他们戏弄过的人陪礼。那时我们答道：好兄弟，这算什么，何必客气”！（《答半农的〈D——！〉诗》，《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一九二〇年一月一日）这就清楚地表明他对敌人的反动本质缺乏应有的认识，是以资产阶级人性论来看待阶级斗争和反动的国家机器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后来走上机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偶然的。

〔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 只眼，
陈独秀笔名。丧失，指陈独秀被捕入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 李大钊同志在《每周评论》第三十号上（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是谁夺走了我们的光明》的随感录说：“有一位爱读本报的人来信说：‘我们对于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亏了贵报的‘只眼’常常给我们点光明，我们实在感谢。现在好久不见‘只眼’了，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这句诗的意思即本于此。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报纸，指《每周评论》。它在陈出狱前，即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日出到第三十七期时，被北洋军阀政府封禁。所以在陈出狱后，已见不到“手创的报纸”了。